



### 我讀《文匯報》

我讀香港《文匯報》，溯自中學時期。我的一家愛國學校讀書，每天上課，有一節早讀，大都是閱讀《文匯報》報上的新聞。此後，我經常閱讀《文匯報》，因為《文匯報》有一版「文藝版」，我是那個年代的文藝少年。

《文匯報》的文藝版刊登有不少內地名家的作品，譬如巴金、茅盾、蕭乾、秦牧、黃秋耘、陳殘雲等人的隨筆。我甚至把這些刊有名家作品的報紙剪存。

我記得當年的港英政府是禁止學校學生讀「左報」的，所以每當教育司巡學，我們要趕快把報紙收起來，甚至連布告板的訂閱宣傳單張也要揭下。到了踏入社會工作後，我也成了《文匯報》副刊的作者。我在這裏斷斷續續寫了大半世紀的專欄。

我後來把我對文學的研究對象放在新文學作家。我在《文匯報》寫的隨筆，也以此為主要的內容。

我文中所涉及的《文匯報》，是指香港《文匯報》時期。

《文匯報》是於1938年在上海創刊的，這是上海《文匯報》。上海《文匯報》因宣傳抗日和反對內戰，成為當時國民政府的眼中釘，最終上海《文匯報》於1947年被迫停刊。

後來由李濟深、何香凝等國民黨進步人士籌劃，決定在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並由徐錕成主政，創刊日期是1948年9月9日。

1981年在赴滬公幹中，我特拜訪了病臥上海華東醫院的老作家柯靈。柯靈在病榻與我談話，說到於1948年在香港曾參與香港《文匯報》的創刊。

香港《文匯報》創刊初期，人文薈萃，「郭沫若、茅盾、千家駒、翦伯贊、柯靈、胡繩等均參與採編工作，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一大奇觀。」

可見當時香港《文匯報》真是集中國名家之大成。

那趙柯靈在病榻中，簡介了他在香港參與復刊《文匯報》過程：

「1948年春末起，我在香港生活了大約一年，到1949年春，才離開香港，經煙台到解放不久的北平。我到香港，是為了政治避難，也為了工作。」

「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被迫停刊的當晚，特務就深夜到我的寓所抓人。但我早知道我上了黑名單，預料報紙一停刊，他們就會下手，我事先避開了，因此沒有「落網」。我在上海東藏西躲地隱居了一年，才到香港參加《文匯報》在港復刊工作，同時到永華影業公司當編劇，在一年裏寫了兩個電影劇本：《春城花落》和《海誓》。」 (上)



### 燕園隨想

九月初我大女兒到北京唸書，今年非常高興，女兒入讀的是北京大學燕京學堂的中國學碩士。北京大學是國家最高學府之一，前身是1898年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同時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一百多年來深刻影響着國家和民族的復興之路。

大女兒能夠有幸學這樣的學府，我們全家都感到欣喜和自豪。我和小女兒專程送大女兒到北京，安頓宿舍。這也是我第二次到訪北大，今年春天我赴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會後也有機會第一次參觀了北大。我特別喜歡這個美麗的校園，建築充滿了中國特色，到處充滿了文化氛圍。北京大學的本部坐落在燕園，所以北大也有燕園之稱，這在明清兩代都是皇家園林，1952年北京大學遷到燕園，校園充滿了江南山水園林之美，但又獨具中國氣派。

女兒住的勺園靠近北大西門，是最標誌性的校門，也是正門，古典三開朱漆宮門建築，門口還有兩隻石獅子。現在正門上的北京大學4個大字是毛澤東主席1950年為北大校徽親筆題字。毛澤東也是北大校友，曾經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過。所以當我經過圖書館時，我也非常希望進去看看，這是北大知識和智慧的象徵，但可惜我不是北大的學生，很遺憾進不了圖書館。我盼望未來能有機會到北大講學，一是能和學生們分享我的藝術和人生，其二也是一圓到北大閱讀和學習之夢。

我覺得能夠回到學校學習，莫過於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之一。作為音樂演奏者和教育者，我常常覺得需要安靜思考沉澱人生的時刻，回到學校就是最佳環境，

幫助自己覺悟人生。尤其北大是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眷戀的精神家園，培養了國家無數棟樑之才，更凝聚了中華民族的人文之魂。所以大女兒能有機會到北大學習，我由衷地為她感到高興。

她能夠進入北大燕京學堂學習，是難得的機遇，相當不容易。燕京學堂中國學碩士項目的課程致力於融會東西方視角，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在多元文明中開展對當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等相關問題的探索和研究。女兒一直希望能夠把優秀的中華文化帶向世界，她受到我的影響非常喜歡藝術，致力於未來能夠把中國當代流行和傳統民族的音樂，能夠通過她的眼光和想法，重新調整和融合，帶向全球更廣闊的地方，更好地展現和宣揚中華優秀文化。因為她本來就是讀國際關係的，她覺得文化之間的交流極其重要。國家與國家之間，最主要的是能夠有深刻的交流，不會產生誤解，關鍵就是文化的交流，彼此溝通、理解和尊重。只有通過文化之間交流，大家才能認識到不同文化的存在，才會有更高層次掃除障礙，達成交流與合作。

所以她希望到北大燕京學堂，學到更多的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歷史，用更世界性的方式展現中國當代文明的豐富內涵。學成之後，她希望自己創業，能夠把我們中華民族博大的藝術文化帶到世界，讓更多的人能夠欣賞我們的燦爛文明，正如燕京學堂的定位「跨文化交流：聚焦中國，關懷世界」。

當然，真正要學有所成，還得依靠女兒自己去竭盡全力，享受當下的學習時光，更重要的是學習和傳承北大精神的民族之志。國學大師陳寅恪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希望女兒能夠在燕園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開拓自己的人生之路。



### 毒舌行善者應被唾棄

最近，中國內地及香港的民間談論得最多的話題，莫過於近期內地不少地方發生水災問題！造成這次龐大水災的緣由，可說是眾說紛紛，有指是因突來的「強降雨」的天災及人禍所致，令黎民百姓和土地陷於如「水漫金山」的境況……云云。

對這次水災，筆者和眾友人卻有一些另外的看法，尤其是日前剛從北京、天津等地工作回來的友人說：「北京好多地方都水浸呀，不單止是河北的涿州。中國地大物博，好多地勢水流的『錯綜複雜』我實在是不大清楚，就算我那些物理地理學家朋友繪圖解釋給我聽，坦白講我亦似懂非懂，陷在雲霧裏！因為很多地方我都没去過，有些城市地名若不是今次水災嚴重，我根本就無聽過！只是心想不論是天災抑或人禍，大家都汲取了很大的教訓，乃事實！大家都要再盡全力，不能像今次的慘況再發生！」

友人強調自己只是娛樂圈中人，跟平民百姓並無絲毫分別，至於責任歸誰，認為中國政府最能了解清楚，而令他「揪心」的是這次災害的傷亡，因為「人命關天」，必須要「嚴正對待」：「我不是什麼專家，不可以妄下判斷，但亦不會胡亂造謠！正常人想的都是如何救人救災，雖云『天有不測風雲』，不過很多人仍堅信『人定勝天』，家國不是在重重艱難中挺過來了嗎！？最重要的是民聲『同心同德』。而這次的災害，內地演藝界及一些大企業公司，紛紛捐款或捐助物資救災，但卻被某些心術不正的人，毒舌言語指他們是『沽名釣譽』，慈善公益從來都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不是嗎？為什麼善心人就要受毒舌侮辱！」

然而，有演藝朋友卻定神閒的表示：「目的都是為幫助到有需要幫助的人，嘴巴是人家的，管不住自己嘴巴的惡毒之人，遲早也會被有良心的人群所『唾棄』，凡事在理就能行走千里！世界這麼多人，好人總比壞人多得多，腦子進水加上心術不正的，用不當言行就是為『副存在感』，幫人是『正事』就應該去做，跟那些胡搞盲搞的說仁義，不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嗎？不值！為『正義發聲』是應該的，讓『作妖』的人知道，世界是有很多很多『心明如鏡』的群體存在的！」

筆者個人認為，不論是天災或人禍，在災難面前走在「救援搶險」前線的每一位，都值得大家向他（她）們致敬，人類「互助互愛」的精神在世界裏正閃耀着！有學者指勇於認錯的人，才是最勇敢的，可以屹立於天地。



### 記一輩子

我在已經消失的小村出世，那應該是鑽石山和新蒲崗之間的大磡村；雖然現在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我對它的記憶深刻，那是一個純樸的小村，卻又比村莊多了點特色，起碼我家惠園一排3個號數，前後背對背便是6幢，12間屋，每間一房一廳，很少面積，但是一家總有三四個孩子，我們家4個孩子和媽媽擠在一間房，爸爸做廳長，那環境不是太好，但我們都生活愉快，點點滴滴至今難忘！

爸爸媽媽都愛國愛家，我們從小受到影響，那年頭家中已有報紙看，香港《文匯報》、《大公報》都有機會看到，當然小朋友認識的字不多，爸爸有空也會讀些簡單易明的文章給我們聽。其中有不少文化藝術表演的介紹，也有好人好事的文章，那些對我們這些小腦袋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爸爸想通過報章的文字，要我將來做個愛國、愛文化藝術、思想正面的人。那過去的生活深深的印在我腦海中，多謝爸爸、多謝《文匯報》，是你們令我至今不忘初心不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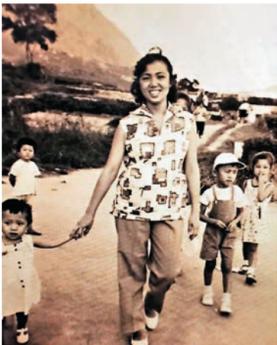
過去了那許許多多年，我仍記得我出生時候的地方，記得我的鄰居長輩，記得我的朋友仔，記得可以跟朋友仔爬山捉金絲貓、爬樹摘石榴，被毛蟲

爬在身上嚇得呱呱哭叫，記得自己赤腳擔水回家，記得很喜歡看附近麵廠的工人叔叔姨姨曬麵。又記得為爸爸醫腳的老婆婆，自製生草藥子爸爸紓解痛楚！

記得爸爸帶我去大觀片場睇拍戲食嘢！當然還有去士多仔睇電視，去黎詠園吃碗擔擔麵，那些日子是我一生難忘的！

今日大磡村消失了，但那環境那些人那些事永遠在我腦海中不會磨滅！

本月9日則是帶着我成長的香港《文匯報》75歲生日，我今日還有機會在這裏每周寫一篇不成文的雜想，還可以在這裏和我認識及不認識的朋友聊天，那是很開心的事情！在好日子裏向大家送上祝福！



◆媽媽帶着弟妹在故居大磡村的空地閒逛，後面都是鄰居小朋友。 作者供圖



### 指尖綻放的蓮花

穿過開滿鮮花的小徑，一座幽靜的四合院出現在眼前。「滋——滋——」耳畔傳來機器轉動的聲音。循聲望去，有門大開，一個精神矍鑠的老人端坐在工作台前。只見她神情專注，黏滿黃泥的雙手正緊緊合握著中間那個旋轉著的泥坯，忽而上移，忽而下拉，動作幅度很小，似在用暗勁。片刻，一個碗狀泥坯就做好了。

她是安徽涇縣製陶工藝非遺傳承人陶水蓮。16歲開始學習陶藝，如今年逾七十的她依然活躍在陶藝創作與教學的舞台上。「呵呵，我這一輩子就跟泥巴打交道了！」老人指著工作室裏琳瑯滿目的陶器產品笑着說。一眼望去，那些陶器件件模樣精緻，色澤光潤，而她的手指節粗壯，膚色深褐。忽然覺得，那些精美的陶器不正是她與泥共舞、指尖綻放的朵朵蓮花嗎？凝望着這些古樸素雅的「蓮」，我嗅到了從遙遠時空裏飄來的縷縷馨香，幽謐而清芬。

安徽涇縣製陶歷史悠久。此地山多水豐，特殊的地貌成就了當地豐富的土壤資源，琴溪高嶺土是製作陶器的上等材料。陶水蓮所在的村子就是皖南有名的琴溪陶窯村，村民多姓陶，亦多以製陶為業，世代沿襲。據安徽省文物部門考證，琴溪陶窯村正是唐五代時期「宣州窯古窯址」所在地，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陶窯生產於明清時期達到鼎盛，據說當年陶窯村有窯99座，窯工更是過萬。涇縣陶瓷廠建於1956年，當時縣政府從陶窯村選派陶維弟、李來保等一批技術過硬的陶藝師負責陶器生產的一系列工作。陶維弟就是陶水蓮的父親。

原本，陶藝技藝傳男不傳女，但陶維弟無子，只能傳給女兒。「剛學徒那一年，我總做不好，父親雖不對我，但好多次把我做的泥坯

呼啦一下全摔了，我嚇得全身直發抖……」憶起從前，陶水蓮語氣有些沉重，但很快，又笑了，「我覺得當年那些苦吃得還是很值得的。現在陶器傳統的拉坯技藝只有我懂，我能把祖輩的手藝傳下來還是很欣慰的。」原來，陶器泥坯的成形方式有多種，只有拉坯完全靠技師腦中所想，爾後心手合一，方能做出產品；其餘都靠模具成形和機械成形。無疑，拉坯的工藝最精細，操作難度也最大。

「做陶真不容易哦，冬天冷水裏泡，夏天大火燒烤，天天一身泥水，一身汗臭……」在她輕言細語的講述中，我們看到了原本平平無奇的泥土在製陶人手中涅槃重生的曲折過程。一件陶器從找土到成品，需經大大小小60多道工序。單是製作陶泥就需費好一番工夫。山上的土絕不隨處可用，得「老土」和「嫩土」搭配才行。陶土配好之後，要先浸泡幾天，再經過反覆篩洗，過濾晾乾水分解成泥塊。之後，還要經過多次壓揉，排除陶泥裏的空氣，這時的陶泥才可用來製坯。製坯決定着產品的外觀，拉坯成形完全憑技術。「你看這個花瓶，瓶身圓潤，但瓶頸很細，得靠兩手上下移動把它做出來。呵呵，有什麼秘訣？那就是憑經驗啊，就像挖土一樣，一眼看去就知道哪裏的能用，這個也是，手滑到哪裏該停，該用幾分力，那都是多年積累下來的經驗……」陶水蓮指著架子上那個類似美人軀的瓶子跟我們解說著。

坯體成形後需晾乾，再修坯，上釉。上釉也是個技術活，不僅要做到坯體部分的釉層一致、厚薄適當，還要關注到各種釉的不同流動性。上完釉的坯體手感光滑，看上去也光潤可鑒，視覺效果很好。陶水蓮用的都是自己配的純天然草木灰釉，陶器上這種釉，歷經千年光澤依然。原來，在陶的世界裏，美麗真的

可以永恒。最後是入窯燒製。倘是炎炎盛夏，要靠近千餘度的大火爐，可想而知是何滋味。而「看窯火沒個十幾二十年的經驗是根本掌握不了的」。幾十年來，陶水蓮到底創作了多少陶藝產品，她自己也不記得了。「現在主要是根據顧客的訂單來做，有時我自己想到什麼覺得有趣，我就把它做出來。」她邊說邊帶我們走到展示櫃前。

櫃裏陳列着各種造型獨特又意趣橫生的陶藝產品，有豎着紅羅冠昂首挺胸的大公雞、伸長脖頸奮力拉車的灰色小毛驢、簷角懸鈴內設桌椅的八角亭，還有形態各異的養花器具，無一不維妙維肖，鮮活生動。每一件陶藝都是生活氣息與個性創意兼備的藝術品，糅合了雕塑、繪畫、設計等眾多文化元素，於方寸天地間將藝術之美展現得淋漓盡致。顯然，只有小學畢業的陶水蓮對陶藝樸素而敏銳的藝術感知和理解審美能力，源自於多年與陶為伴與泥共舞的經歷，她不僅在用手，更是用心靈，用信仰在創作。

當問及這些作品的創作靈感，她笑言：「我也要與時俱進啊，現在人生活水準高了，像以前常用的杯盤碗碟之類日常用具的需求量已經很少，那就得開拓新產品，這些產品都是顧客訂製的。」確實，在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當下，陶窯這種傳統手工藝要想被更多的人接受並喜愛，必須要融入新型的時代元素。

當冰冷的泥土遇見崇高的匠心和神奇的妙手，從此，它就踏上了光輝的旅程，歷經摔打煅燒，最終擁有了生命的色彩與激情。就像一場跌宕起伏的人生，既有着泥土的厚樸，又不及歲月的沉澱，通身散發着清幽的古意和曠遠的詩情。而時間會告訴我們，它和它的締造者們終將成為歲月長河中永不敗落的蓮花。



### 北上玩樂風潮

趁暑假北上玩，這個暑假深圳各口岸錄得逾900多萬人次港人北上消費玩樂。復常通關後，更多人到內地玩，好像較疫情前更多。除了是太太久沒有北上，也是因為內地在這3年發展迅速所致。

先說深圳，電子支付令玩樂更方便——滴滴叫車、支付寶，港人大多都用到了。過關第一個奇景，是在蓮塘口岸的銀行大排長龍，原來香港人都在問職員怎樣開戶和用App，因為有內地銀行戶口，消費都會更方便。雖然說很多內地人都在港開戶，方便買股票及保險等等，但現在港人在內地開戶的數量也不少。

聽說一卡兩號的電話卡也愈來愈受香港人青睞，畢竟有內地電話用不同App更方便。

除了深圳，周邊也愈來愈精彩。有同事去廣州滑雪，有同事去觀瀾湖玩雪，因為地方大，玩樂的可能性更多了。可

以只花幾小時便嘗到雪的滋味，這是香港沒有和難做到的，所以十分吸引。另外，就是寧靜的海邊了，我們在網上看到很多南澳的民宿，差不多全部旅遊網站都有介紹，而從蓮塘口岸去的話，也十分方便，所以就決定去試試。

今次去的民宿只開了一年，很有文青風味，有書本可以借閱；裝潢以簡潔為主，白和石灰的牆，木具的擺設，甚具治癒效果。而南澳的最大特色是臨海，有房間可以看到海景。

有其他民宿是希臘風，都是依山而起，景致一流。我們是平日去的人不多，區內的餐廳也不多。跟一個滴滴司機談起，他說周末都很多人，甚至要從深圳管制車輛進入。不單是香港人，深圳人也湧來玩，堵車嚴重。

幸好，我們選了平日來，後來搭的士回深圳市中心也不過150元人民幣，車程大約1個多小時便到了。



### 世人謂我念長安

長安是天下人的詩與遠方，入主長安，施展才華實現抱負。長安是炎黃子孫的精神家園，夢迴長安，盛世繁華民族復興。在內地口碑票房雙豐收的動畫片《長安三萬里》在港上映，周末趕着去看了，果然名不虛傳，畫面詩意精美，但我卻被電影中不斷出現的奔騰馬匹，勾起一段憾事。

影片裏出現的馬匹，無不體魄豐滿圓潤，四肢短小精悍，憨態可掬，頗具漫畫誇張筆觸。其實，但凡到過西安碑林博物館，看過裏面陳列的昭陵六駿石刻雕塑，便知電影中的馬匹，並非是刻意造型成漫畫效果，而是直接借用了太宗六駿的造型。

提起昭陵六駿，每個長安人都只覺心內一陣酸楚。

大唐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太宗李世民在為自己營建昭陵時，為紀念追隨他出生入死馳騁疆場的6匹戰馬，特命當時最有名的畫家和工匠合力，用極具寫實手法的浮雕刻，生動再現了這6匹良駒的颯爽英姿，並使其隨侍在昭陵祭殿兩旁的廡廊中。這6匹戰功赫赫的馬兒也從此名垂史冊，牠們分別是「拳毛騧」、「什伐赤」、「白蹄烏」、「特勒驎」、「青驪」、「颯露紫」。時移易易，歲月荏苒，此後的千百年裏，6

匹石刻的戰馬一直完好無損的守護這昭陵，直至一百年前。

彼時的中國，國弱民貧任人欺辱，六駿也難逃賊手。先是法國人艾蘭茲，於1914年企圖將「颯露紫」、「拳毛騧」裝箱偷走時，被當地村民發現報官阻止，豈料隨後又落入軍閥之手，幾經輾轉，仍被臭名昭著的古董商盧芹齋盜賣海外，現藏於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後來，美國人畢士博又於1918年盯上了另外四駿。為了能順利偷運，畢士博竟令人將四駿碎成數塊，所幸昭陵附近的農民警覺，將盜運的車馬團團圍住。多番據理交涉，四駿得以保全，經拼合修復，迄今保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內。

以往多次去碑林閒逛，每每看到陳列的四駿和博物館請石刻藝術家複製的二駿，都有一種難言的心酸和遺憾。後來聽聞，先後有多位文物專家和文化學者，四處求告，多方奔走，希望能促成回流美國的「颯露紫」、「拳毛騧」二駿回歸故土，讓六駿得以重聚長安。很可惜，看得見的艱難和看不見的障礙，橫亘在歷史和現實的萬溝壑裏，羈絆難解，始終不能成事。

這幾年，大英博物館文物失竊醜聞持續發酵，「請大英博物館無償歸還中國文物」頻頻登上內地社交媒體的熱搜榜，網友自製的短劇《逃出大

英博物館》，更是因為聚焦流失海外的文物，引發文化共鳴，成為全網爆款。古物上承載着的，不單止是一個民族傳承的智慧凝結，還有一串溝通和連接心弦的密碼。倘若這件古物是被異族入侵時掠走的，無論過了多少年，悲憤和憂傷的意難平，都不能被歲月撫慰分毫。網友說「沒有一個中國人，可以笑着走出大英博物館」，因為那裏展示着的眾多中國精美文物，彙集成了一處最禁不起挫磨的柔軟之所在。

《長安三萬里》裏有一句詞句，只要詩在，長安就在。我想說只要長安在，浪漫奔放自由追尋夢想的精神目的地就在，根植於民族脈脈中的家國情懷，就在。

《長安三萬里》裏有一句詞句，只要詩在，長安就在。我想說只要長安在，浪漫奔放自由追尋夢想的精神目的地就在，根植於民族脈脈中的家國情懷，就在。

◆國家郵政局2021年發行的一套特種郵票《昭陵六駿》，讓天各一方的六駿在這套郵票中重新「聚首」。 作者供圖

